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2106011

民间生活的诗意建构

——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民间意识

蔺忠绘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城市管理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5)

摘要: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汪曾祺在作品创作中始终远离庙堂,与当代主流文化也保持着距离,驻足于民间这块自由广阔的空间里深耕。民间意识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特点,表现在小说中诗意的民俗风貌、诗意的小说语言、诗意的民间人物等方面,作品着力于营造出一种自在的民间生活形态,构建出诗意的民间世界。

关键词:汪曾祺;民间意识;小说;诗意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6-0051-04

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从对作家创作的分析来看,存在着三大文化空间:庙堂、广场和民间。20世纪文学史上的作家以其各自的姿态驻足或游走于这三大文化空间中,并从中显示出其文化观念、价值立场和审美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汪曾祺坚定不移地驻足在民间这块自由广阔的空间里,取材于家乡高邮,表现乡村和市镇旧日生活的《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作品,形成了其独特的小说创作风格,作品中蕴含的民间诗情、文化意蕴、语言等都是研究者关注的话题。汪曾祺的小说善于描写民间市井艺人、街坊邻里的生活琐事和他们的亲情友情恋情,展示出一幅较为全面的民间社会的生存状态,作品没有过强的故事情节,温润平易而又充满民间味的叙述却能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触动,这种创作风格正如他自己所概括的“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通过汪曾祺的具有明显地域特点的作品,和他所描写的民间人物身上的质朴、勤劳、高尚、坚忍的品格,所张扬的民间生活中的美好和欢乐,让我们感受到诗意的民间生活,领略到民间文化所蕴含的深厚美学价值。

汪曾祺作品里浓厚的民间味与他的个人喜好及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汪曾祺出生在高邮城里,小时候最喜欢城里的东大街,放学后总在街上东看

看西望望,对生活充满了兴趣与好奇,南北杂货店、手工作坊、布店、酱店、爆竹店、烧饼店、染坊,什么都感兴趣,常常一看看半天,这些店铺作坊也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1958年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进行劳动改造,在汪曾祺眼中,这件事让他“真正接触到了中国的土地、农民,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2]汪曾祺对农民在苦难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和刚强,从心底里感到敬佩,并以此为背景创作了《羊舍一夕》,作品中的主角是四个在农村成长的孩子,以一个夜晚为背景,讲述了他们各自为生活奋斗的故事,写出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随遇而安》中汪曾祺表达了那段生活带给他的影响,“我当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很有好处”,^{[3]225}这些话语对于认识汪曾祺的民间情怀和民间意识是十分重要的。他的这种丰富的民间生活的积累、对民间生活立场的坚持,使得他对民间的描写总能涉笔成趣。汪曾祺常用民间文化来丰富自己的创作,把在民间生活的记忆写成文字,他的作品中描写了很多民俗风貌,塑造了很多民间人物,特别是里下河地区的民间生活。汪曾祺常以生活亲历者的立场来写作,作品多从“我、我们这里”等写开去,让读者能通过民间人物的日常领略到民间生活的美和诗意。

收稿日期:2021-04-26

作者简介:蔺忠绘(1984—),女,江苏滨海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诗意的民俗风貌

汪曾祺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对民间生活风貌的细致描写,作品开头总有大段的环境描写、风俗描写或者考证的文字。比如《珠子灯》开头对民间送灯习俗的描述;《三姊妹出嫁》中对秦老吉做生意用的馄饨担子和所卖的馄饨的具体描写;《异秉》中那些生活在小城后街人家的介绍;《七里茶坊》篇首对七里茶坊地名来源的介绍;特别是《大淖记事》开头从对“大淖”名称来源的考证,写到“淖”周围的环境,沙洲上的茅荻、蒹蒿,高阜上的坑房、浆房、鲜货行、鱼行、草行……再写到西边很讲义气的锡匠和东边的靠肩膀吃饭的挑夫。汪曾祺把这些写得形神兼备、引人入胜,通过对风土人情和环境的描写,尤其是通过描写人物的谋生方式来表现人物,是汪曾祺小说的一大特色。汪曾祺在给陆建华的信中曾说:“‘气氛即人物’,不必过多地解释。说多了,即容易说死了。这只是我的一点体会,说不上是理论。”^{[3]193}汪曾祺善于在小说中营造气氛,把人物浸在民俗风貌中,从多个侧面去铺垫人物的性格,确定人物存在的空间,让作品中的人物处处触到生活。

在汪曾祺的笔下,自然景物、风俗风貌与作品中的人物透出天人合一的默契,处理得非常精妙。他总以温和的笔调向读者讲述着一方淳朴浓厚的民情风俗和在这个地方生活着的人们,小说中故乡运河里的渔舟,铛铛铛的打更声,榆树旁纳鞋底的侉奶奶,钓鱼的医生王淡人等,都诗意地走进了汪曾祺的小说。如《受戒》里开篇就介绍庵赵庄和菩提庵,介绍明海家乡出和尚,在明海的家乡,当和尚就是一个职业,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就像有的地方出劊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4]239}当和尚有很多好处,所以明海很自然地跟着舅舅去当和尚了。荸荠庵里的和尚无所谓清规,念经之余吃水烟打牌娶老婆,年下也杀猪,与庵周围的人家关系十分融洽,在这样一种乡风民俗氛围下,明海与小英子的相爱才显得自然生动,富有民间气息。再如《戴车匠》中,他写了清明吃螺蛳的风俗,几斤螺蛳可以供孩子们吃和玩一天,每年戴车匠给他的儿子做一张特号的大弓,然后眯缝着眼看着他的儿子吃螺蛳,用大弓射螺蛳壳。平平常常的地方风俗的描写,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的描

绘,渗透着汪曾祺对故乡自由淳朴、温馨和谐的生活方式的怀念。《故里三陈》中《陈四》大部分篇幅描写“我们那个城里”迎神赛会的盛况,但作者的写作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描写故里的民风民俗,汪曾祺在展示民间“风俗画”的同时,写出了下层劳动者们用劳动创造出的生命之美,表达了对民间传统真善美的肯定。

汪曾祺将这种充满民间生活气息的描写和对民间日常的细致描摹作为营造小说气氛的载体,他致力于民间风俗风貌的铺张描写,将生活背景与人物关系融为一体,在充满人间的烟火气中显示出细腻的民间文化特质,寄寓着汪曾祺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以及对民间生活的热爱,体现了民间生活风貌的诗情画意,也成就了汪曾祺自己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

二、诗意的小说语言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独具特色,深得里下河地区民间口语的神韵,作品中常见里下河地区方言词汇,通过方言词汇来表现地方特色。汪曾祺能将民间口语娴熟运用到十分精妙的境地,字里行间流淌着自由性灵之美。小说语言笔触清新,不加修饰如清水芙蓉一般,与汪曾祺的民间叙述风格相一致,读者常被他朴素自然的语言艺术所吸引。汪曾祺常以日常说话的态度写小说,他认为民间语言更清新、更鲜活、更灵动,更具有文学意味和艺术魅力。“一个作家应该以日常说话的态度写小说,这样写出的小说才能有鲜活、清新、灵动的状态”,^{[5]225}汪曾祺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的作品短句多,且常常借鉴中国画白描手法,很少在作品中看到比喻、夸张、双关等修辞手法,善以平淡的笔调营造诗性的艺术境界。

《大淖记事》中描写男女挑夫,“一到饭时,就看见这些茅草房子的门口蹲着一些男子汉,捧着一个蓝花大海碗,碗里是骨堆堆的一碗紫红紫红的米饭,一边堆着青菜小鱼、臭豆腐、腌辣椒,大口大口地在吞食。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看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饭更好吃的饭了”。“这些‘女将’都生得欣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照当地说法是:苍蝇站上去都会闪了腿)。”^{[4]294}两段文字中用“骨堆堆”“只在嘴里打一个滚”“梳得油光水滑”等具有里下河地区特色的方言,生动形象地

勾勒出生活在大淖边的男女挑夫的日常生活状态,并进一步用民间口语作描绘:“照当地说法是:苍蝇站上去都会闪了腿”,^{[4]294}这样的描写极具有画面感,使得文章妙趣横生。“小锡匠的硬铮把这些向来是横着膀子走路的家伙惹怒了,‘你这样硬!打不死你!’——‘打!’七八根棍子风一样、雨一样打在小锡匠的身上。”^{[4]303}“硬铮”方言中用来表示一个人有骨气,不轻易低头。《三姊妹出嫁》中姐妹仨在一起相互嘲笑时:“三姑娘小凤是个翘嘴子,咕咕呱呱,对大姐姐说:‘十个麻子九个俏,不是麻子没人要!’”,大姐啐了她一口,她又对二姐姐说:‘姑娘姑娘真不丑,一嫁嫁个吹鼓手。吃冷饭,喝冷酒,坐在人家大门口’,二姐也啐了她一口。两个姐姐容不得小凤如此放肆,就一齐反唇相讥:‘敲锣卖糖,各干各行!’”^{[4]386}“翘嘴子”在方言中用来形容嘴尖舌巧的姑娘,“硬铮”“翘嘴子”等方言词语的使用,没有一点语言修饰,却简单明确地体现出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增添了小说语言的朴素自然之美,同时《三姊妹出嫁》中地方民谣的运用,体现出未出嫁的秦家三姊妹在说到她们的未来夫婿时的活泼俏皮,丰富了人物形象,也为汪曾祺的小说增添了民间意味。同时汪曾祺在小说中善用短句,在他的小说《受戒》结尾处,“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4]259}。这段话中名词句两两一组,短小整齐,童谣一般朴素美丽,画面感很强。汪曾祺在创作中喜欢用短句,在经典文论《说短》中他说:“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这样的语言才明确”,^{[5]225}一串短句构成了芦花荡一幅安静美丽的风景画,芦花荡的静衬托了小英子和明海的动,动静相生,愈发显出小英子和明海这对小儿女的可爱,也在读者心中掠过一丝温暖。

汪曾祺长在高邮,走过江阴、上海、昆明、张家港、北京等地,见到过多地不同的民间生活姿态,加上他对民间文化的热爱,民间文化自然地成为他创作中的素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风格与他的民间意识是相协调的,显得他的小说语言平淡真实,通俗易懂,俗中见雅,但是细细品味起来却让读者身临其境,深有感触,也是汪曾祺文学功底深

厚和生活体验丰富的表现。

三、诗意的民间人物

汪曾祺曾师从沈从文,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小说都与当代主流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沈从文的小说以反映湘西人民生活为特色,汪曾祺在小说中则着力表现里下河地区民间生活的真善美。里下河地区的乡风民俗是淳朴的、健康的,在里下河地区生活的人们身上是充满人性之美、人性之真的,汪曾祺善于在里下河地区普通人物身上发现生活的诗意,他们是勤快、善良、好义的。汪曾祺曾说过“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和人性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3]32}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什么英雄豪杰和达官贵人,最常见的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类的民间人物,有开饭店的、卖绒线的、接生的、锡匠、挑夫、屠户、果贩、耍杂耍的等等,这些都是他在高邮城生活时常见的小城里的人物,汪曾祺总是怀着真挚的感情,去挖掘民间人物身上的传统美德,表现他们身上的人性美,让读者感受世界的美好。

《熟藕》中描写了刘家绒线店的女儿刘小红很爱吃熟藕,正对着绒线店的土地祠厢房里住着卖熟藕的王老,王老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刘小红在出嫁后,隔几天就会回娘家看看,帮王老拆洗拆洗衣裳,王老死后,“小红正在坐月子,来不了。她叫丈夫到周家南货店送了一对‘大八’,到杨家香店‘请’了三股香,叫他在王老灵前点一点,叫他给王老磕了三个头,算是替她磕的”,^[6]平淡的叙事风格,没有写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把里下河地区小镇上人们的朴实和邻里之间的和谐关爱写得淋漓尽致,写到了读者心底的柔软之处,读后眼眶湿润。汪曾祺怀着深深的挚爱之情和温和的亲切感,发掘出蕴藏在这些故里乡亲身上的人情美。《岁寒三友》写了三个人物: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他们从小一起长大,靳彝甫有几块好田黄,名闻全国的大画家季匋民想要买他的田黄,“靳彝甫也很直率地回答:‘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4]273}没有买到田黄的季匋民也不恼,而是对靳彝甫的画作进行指点,使靳彝甫在画界获得小小的成功。靳彝甫出去三年后回到家乡听到王瘦吾和陶虎臣生活艰难,便把三块田黄给季匋民送去换钱解朋友之难。小说中三人生活上虽然不是太宽松,但却都有着不错的名声,一街的熟人见了都会客气地打招呼,平时联系不多,关键

时刻都能相互帮助,珍贵浓厚的友情背后是三人质朴善良的人性彰显,是里下河地区人性本真之美的体现,弥漫着友人之间的关怀和温情。《徙》中谈先生是一位教书先生,名气很大,为人仗义,“谈先生知道高家很穷,他教高先生书,不受脩金。每回高先生的母亲封了节敬送去,谈老先生必亲自上门退回”,^{[4]356}谈老先生死后,高北溟不仅周济谈老先生的儿子,而且花重金买下谈老先生的手稿,想把谈老先生的诗文刻印出来,浓浓的师生情在汪曾祺的笔下娓娓道来,以清淡的笔墨写出淳朴的真情。

汪曾祺小说中塑造的体现人性美的民间人物还有很多:遇到家庭困难的病人,“不但诊费免收,连药钱也白送了”的医生王淡人;有钱就喝酒赌钱,但是又偷偷接济一些孤寡老人,还把拼命挣来的钱给陈奶奶家孙子看病的水手陈泥鳅;画家季甸民送的画一张也不卖,放在棺材里埋掉的果

贩叶三;杀了下蛋老母鸡给十一子补身体的大淖边的大娘大婶……他们都是一些普通人,生活在市井街道,没有大作为,但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美的光辉使得他们形象如此高大,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建构出诗意的民间生活场景。

汪曾祺小说中的民俗风貌描写、语言特色、民间人物人性美的展现等,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民间意识,民间意识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汪曾祺对民间文化的热爱决定了他在小说创作取材上明显的民间地域特点,所描写的人物也大多是来自民间的五行八作,汪曾祺在这些人物的生活和劳动中,拨开他们身上的重压,营造出了—种美的境界、诗意化的人生追求。正是这种民间精神的贯注,汪曾祺向读者展示出了自在的民间生活形态,也使得汪曾祺的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焕发出了灿烂的民间光辉。

参考文献:

- [1] 陆建华.汪曾祺传[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283.
- [2]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八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1.
- [3]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 [4] 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5]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6] 汪曾祺.后十年集·小说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32.

Poetic Construction of Folk Life ——Folk Consciousness in Wang Zengqi's Novels

LIN Zhonghui

(School of urban management, Yanche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College, Yancheng Jiangsu 224005, China)

Abstract: Wang Zengqi,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Lixiahe literary school, has always been far away from the temple in his works, keeping a distance from the contemporary mainstream culture, and staying in the free and broad space of the folk. Folk consciousn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Wang Zengqi's novel creation. His novel creation has obvious folk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poetic folk style, poetic novel language, poetic folk characters and so on. His works focus on creating a free folk life form and a poetic folk world.

Keywords: Wang Zengqi; Folk consciousness; novel; Poetic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沈建新)